

21ST
CENTURY

C h i n e s e N o v e l s

小說現場

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

孟繁华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1ST
CENTURY

C h i n e s e N o v e l s

小說現場

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

孟繁华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 / 孟繁华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 - 7 - 100 - 16705 - 5

I. ①小… II. ①孟…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评论—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126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

孟繁华 著

商务印书馆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商务印书馆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 - 7 - 100 - 16705 - 5



2018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58.00元

前 言

当文学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之后，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再次访问了北京，他在带来的新作《论文学》中，对文学的命运做了如下表达：“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为文学的当下处境忧心忡忡，为文学不远的末日深感不安和惊恐；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日见奇异和灿烂的想象，又为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

现代小说的诞生在中国已百余年。四部不列，士人不齿的小说，其地位的改变缘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提出。这一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概最有代表性。小说地位的提高及其再阐释，背后隐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激进的渴望。于是，小说成了开启民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小说带着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了小说家希望表达的思想。这一现代小说传统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并成为那一世纪思想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小说传统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遭到了质疑，普遍的看法是，20世纪激进的思想潮流培育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培育了作家参

与社会生活的情感需求。这一传统形成的“主流文学”压抑或压制了“非主流”文学的生长，因此也是文学统一风格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土壤。如果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多样性需求出发，这一质疑无疑是合理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争论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或者说，文学传统及其解构者谁是谁非都不能解决小说生死存亡的现实和今后。就现代长篇小说而言，其成熟的标志无论是《子夜》还是《财主的儿女们》，他们都是从社会问题出发的，但它们都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当吁求的多元文化在今天可以部分地实现的时候，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百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体的衰落，显然并不来自小说创作的内部问题。

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大批很好或艺术性很高的长篇作品，但小说在今天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仍然不令人感到鼓舞。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确式微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可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于是，曾辉煌又衰落的文体被作为文学史的知识在大学课堂讲授，被作为一种修养甚至识别民族身份的符号而确认和存在。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历史，通过这些文体的辉煌和衰落，我们认知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因此，一个文体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以“历史”的方式获得存活。今天的长篇小说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近百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无论这一文体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经典之作通过文学史

的叙事会被反复阅读，就像已经衰落的其他文体一样。新的长篇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它还能被多少人所认知，显然已经是个问题。

当然，如果把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地位的下跌，归结于市场和利益的驱动是不准确的。这一说法的不可靠就在于，市场可能改变作家的创作动机，但在现代中国，许多作家也是靠稿酬生存的，鲁迅的收支账目大多来自稿酬。这些靠稿酬生活的作家与市场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改变大师的创作动机，也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失去他们大师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的诱惑又确实可以改变作家的目标诉求。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潜在或明确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衰落与其说是与市场的关系，不如说是与接受者的趣味变化的关系更大。现在，对鲁迅及其那一代作家有了不同的评价及争论，不同的评论我们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大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表达出他的悲悯和无奈。他是在市场化的时代用一种非市场的力量获得尊重和信任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间断的政治批判运动和不间断的检讨过程中，独立的精神空间几近全部陷落。当政治挤压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讨也置换为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儿尊严的时候，推出的也是陈寅恪、吴宓等已经作古的人。因此，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和文化信念的丧失，才是当代小说缺乏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消费文化的兴起和传媒多样化的发展，也终结了长篇小说在文化市场一枝独秀的“霸权”历史。科学技术主义霸权的建立，是带

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觉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但在亚文化群那里，电子幻觉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的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它在塑造“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因此，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无论如何，当下的长篇小说还在发展，作家还在创作，新世纪的长篇小说还相当繁荣。这部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编年就是一个佐证。因此，这里不讨论问题，只看这近二十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

值得说明的是，这个编年对一些作家作品难免有所遗漏。实际上，它只能算得上是一部个人化的小说编年史。

目 录

2000

- 鲍 十：痴迷 / 001
郁 秀：太阳鸟 / 003

2001

- 张 炜：能不忆蜀葵 / 007
陈众议：风醉月迷 / 009
陈士濂：樟树王遗事 / 011
阎 真：沧浪之水 / 014

2002

- 张抗抗：作女 / 017
张 者：桃李 / 019
柯云路：龙年档案 / 021
戴 来：鼻子挺挺 / 025
莫怀戚：经典关系 / 027
姝 娟：摇曳的教堂 / 031
张海迪：绝顶 / 033
贝 拉：911生死婚礼 / 034
徐 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 039

2003

- 麦 家：暗算 / 043
张 炜：丑行或浪漫 / 046

小说现场
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

- 许春樵：放下武器 / 048
王家达：所谓作家 / 050
王梓夫：漕运码头 / 052
董立勃：白豆 / 054
薛燕平：我的柔情你不懂 / 055
毕淑敏：拯救乳房 / 057
林 白：万物花开 / 059
叶兆言：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 061
张 朴：轻轻的，我走了 / 063
顾晓阳：收费风景区 / 066
雪 漠：猎原 / 068
王 刚：英格力士 / 070
邵 丽：我的生活质量 / 073
海 男：花纹 / 077
石钟山：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 / 079
王兆军：把兄弟 / 081

2004

- 范 稳：水乳大地 / 085
董立勃：米香 / 088
林 白：说吧，房间 / 090
盛可以：北妹 / 095
文 兰：命运峡谷 / 098
王 伶、楮远亮：月上昆仑 / 100
宁 肯：沉默之门 / 102
摩 罗：六道悲伤 / 104
阎连科：受活 / 109

2005

- 贾平凹：秦腔 / 111
刘醒龙：圣天门口 / 113

目 录

李师江：逍遥游 / 115

阿 来：空山 / 117

张 者：零炮楼 / 119

林 白：妇女闲聊录 / 121

2006

铁 凝：笨花 / 125

周大新：湖光山色 / 128

苏 童：碧奴 / 133

安妮宝贝：莲花 / 135

范 稳：悲悯大地 / 137

徐名涛：蟋蟀 / 142

石钟山：天下兄弟 / 144

2007

盛可以：道德颂 / 147

关仁山：白纸门 / 150

陈行之：当青春成为往事 / 155

汤吉夫：大学纪事 / 157

彭定安：离离原上草 / 161

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 / 164

张海迪：天长地久 / 169

贾平凹：高兴 / 173

麦 家：风声 / 176

杨黎光：园青坊老宅 / 178

储福金：黑白 / 180

2008

吴 玄：陌生入 / 183

邓一光：我是我的神 / 186

孙皓晖：大秦帝国 / 191

小说现场
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

- 赵本夫：无土时代 / 194
徐 坤：八月狂想曲 / 197
赵德发：双手合十 / 199
潘 灵：泥太阳 / 202
张学东：妙音鸟 / 205

2009

-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 208
曹征路：问苍茫 / 212
王晓方：公务员笔记 / 217

2010

- 张 炜：你在高原 / 220
关仁山：麦河 / 222
须一瓜：太阳黑子 / 225
宁 肯：天·藏 / 228
刘亮程：凿空 / 232
张仁译、津子围：口袋里的美国 / 234
艾 伟：风和日丽 / 241

2011

- 葛水平：裸地 / 246
贾平凹：古炉 / 248
张之路：千雯之舞 / 255
石一枫：青春三部曲 / 257
津子围：童年书 / 261
林那北：我的唐山 / 264

2012

- 袁志学：真情岁月 / 266
余一鸣：江人大荒流 / 268

目 录

- 周大新：安魂 / 271
初 十：刺青 / 274
彭名燕：倾斜至深处 / 276
李兰妮：我因思爱成病 / 278

2013

- 凡一平：上岭村的谋杀案 / 282
老 羿：桃源遗事 / 284
李凤群：颤抖 / 287
张 欣：终极底牌 / 289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 292

2014

- 李晓桦：世纪病人 / 295
关仁山：日头 / 297
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 / 302
王妹英：山川记 / 305
范 稳：吾血吾土 / 308
荆永鸣：北京时间 / 310
徐则臣：耶路撒冷 / 313
徐兆寿：荒原问道 / 316

2015

- 陈 彦：装台 / 319
东 西：篡改的命 / 322
弋 舟：我们的踟蹰 / 324
周大新：曲终人在 / 326
晓 航：被声音打扰的时光 / 330
迟子建：群山之巅 / 333

小说现场
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

2016

格 非：望春风 / 337

哲 贵：猛虎图 / 340

北 村：安慰书 / 343

胡学文：血梅花 / 345

2017

宗 璞：北归记 / 348

严歌苓：芳华 / 351

关仁山：金谷银山 / 355

王妹英：得城记 / 359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 363

后记 / 368

2000

鲍十：痴迷

90年代后期以来，开放的公共生活，使文学创作也鲜有表达传统意义上的爱情故事，美丽的爱情被视为肤浅，被视为过于古典或守旧。开放的性爱替代了情爱，人类生活不再有隐秘可言。于是，哪怕是专事爱情写作的小说，浪漫或感动也几近奢侈。这可以说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严重病患。

90年代末，中国文学出现了两种写作实践：一种是受全球化语境的影响，着意书写都市的生活时尚，书写青春的快意和体验。当下生活的浮华和想象，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和无所顾忌的表达。他们在“时尚”的时间维度中，也引领了另一种写作风潮。这种写作在走向市场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另一种写作，可称为“本土化”的写作，在这样的写作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统仍在缓慢地流淌，他们的感受方式，叙事方式以及人物和故事，都是人们所熟悉并可以亲近的。经历了漫长的追新逐潮之后，希望能获得稍许松弛或平缓，把阅读当作一种享受或消遣，而不必再绞尽脑汁。因此，我在祝福新潮写作一帆风顺的同时，对“本土化”的写作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和热情。

现在我读到了青年作家鲍十的长篇小说《痴迷》。此前鲍十的中篇

小说《念》曾被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鲍十也因此一举成名。现在看来，这位青年作家并未因“知名”而不知所措、莫衷一是。他仍然坚持着他选择的写作道路。这是一条重返传统的写作道路，也是不断融汇吸纳新质的写作道路。《痴迷》讲述的是我们不断遭遇的爱情故事，但这个故事动人心魄并充满了传奇性。乡村医生华宗德终生爱恋着一个名叫二丫的姑娘，但他却没能娶到她。原因是二丫被人强暴后自尽身亡。此后华医生只能在想象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同二丫相聚。华医生也曾同其他人发生过关系，并有私生子，但这些都不能割舍他与二丫的生死之恋。华医生只能在死后将坟墓与二丫埋葬在一起。这似乎是一个老而又老的爱情悲剧，无论是二丫还是华医生，他们都生活在传统中国古旧的情感方式中，都有一种“从一而终”的道德伦理规约。在当下的人们看来，这一情男痴女也许过于夸大了他们的情感关系，他们的生死之恋似乎也缺乏依据和合理性。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家在刻画渲染华医生对二丫一往情深的思念时，叙事中时时涌动的动人之处来自作家对人们内心准确的体悟和把握。这是一种朴实无华的情爱故事，是只有传统中国文化才可能培育发生的情爱故事。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经常处于矛盾的状态，也就是说，当文学创作受到外来迫力压制时，当文学创作甘愿受制于这种压制时，批评将会鼓动新潮的崛起，鼓动那些敢于突围的违时与叛逆。这种鼓动当然是为了张扬被压抑了的人性。这时，批评甚至不惜以激进的姿态去引领风潮。但是，当创作一味地强调“个性”，甚至不惜以牺牲普遍的阅读作为代价时，批评又会怀念那些不在的昔日风光。这种怀念与那些对现实格格不入的怀旧病不同。也就是说，当个性的生长有了可能的空间，当各式新潮已经成为时尚的时候，就无须批评再为它锦上添花。

花。批评这时应该张扬那些书写普遍性的、公共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痴迷》显然属于后者。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放的公共生活，使文学创作也鲜有表达传统意义上的爱情故事，美丽的爱情被视为肤浅，被视为过于古典或守旧。开放的性爱替代了情爱，人类生活不再有隐秘可言。于是，哪怕是专事爱情写作的小说，浪漫或感动也几近奢侈。这可以说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严重病患。指出这一点，是希望小说创作在表达新的情感的同时，也有可能对传统的情感方式给予重新认识，用添加新质的方式予以激活。

《痴迷》在表达形式上，显然有新质的添加。华医生在幻觉中与二丫一次次相聚，已不止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它所要张扬的更多的是作者对传统情爱的理解和意属。华医生和二丫青梅竹马，这是他们生死之恋的全部理由。这种情爱有时超越了男女之爱。特别是华医生进入老年之后，那种情感似乎更近似于亲情。二丫是这位老人全部的寄托所在。而这一阅读效果的实现，与作者使用的亦真亦幻的“人鬼情未了”的虚构大有关系。而这一虚构又有民间传奇的内在依据。它不属于“魔幻”或“荒诞”，而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种美丽诠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痴迷》是当下语境中的一部有趣的小说。

郁秀：太阳鸟

《太阳鸟》这个作品命名就透露了可能流淌在作品中的调子，它轻快、流畅、没有负担，这一方面传达了这代留学生的心态，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文化意识形态的后果。

留学生文学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大概有台湾作家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80年代去美国留学的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等。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极其鲜明地呈现出了留学生文学的“代际”距离。他们表现出的不同体验和情感，我们几乎很难寻找出其间的承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不认同关于现代性的“断裂”解释。

在於梨华那里，那种“无根”感几乎是切入骨髓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可以提炼出一代人共同的情感体验：“书中牟天磊的经验，也是我的，也是其他许许多多年轻人的。他的‘无根’的感觉，更是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共同感受的”。到了查建英那里，留美学生“我”开始产生了矛盾，她仿佛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美国不属于她，尽管她生日那天可以得到一辆白色的汽车，而在国内，过生日时父亲只是揪了揪她的小辫子。但仍然有一种放不下又说不清的、不能释怀的东西缠绕着她。她回来寻找她想要的那个东西，结果还是大失所望。于是她不知道是应该留在美国还是应该留在中国。也正是这一矛盾心态的表达，使查建英的小说在那一时代的留学生文学中格外引人瞩目。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洋插队”进行疯狂叙事的“留学生文学”，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面孔，它以夸张、张扬的方式所表达的弱势文化心态，以及在迟到的中国市场上捷足先登式的趁火打劫，使这些文本永远地休止于文学的门栏之外。那是特殊时期产生的扭曲了的所谓的“留学生文学”。

现在我们所要谈论的《太阳鸟》，并不是一部特别令人感到兴奋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问题是它的平面化，这可能也是作者的有意追求。她说“表现这一代留学生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貌，除了大刀阔斧的